

曹聚仁 文选

下集

绍衡编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文库

曹聚仁文选

绍衡 编

下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曹
聚
仁
文
选
(下)

绍 衡 编
大 楚 责任编辑
李 萌 封面设计
贺 明 版式设计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国防大学第一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19.75 印张 380(千)字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100 册 定价 18.50 元

ISBN 7-5043-1724-1/I·356

(京)新登字 097 号

曹聚仁文选

目 录

下卷

四、游记、通讯

《万里行记》前记	(3)
旧的历史新的光辉	(10)
傅雷、大世界	(17)
豫园、城隍庙	(24)
吴侬软语说苏州	(31)
秦淮河上	(38)
金陵春梦	(46)
说扬州	(54)
食在扬州	(60)
浙东	(64)

湖上杂忆	(70)
孤山一角	(85)
绍兴杂拾	(91)
溪口、雪窦寺	(96)
富春江上	(102)
屯溪风月	(110)
兰溪——李笠翁的家乡	(114)
金华杂话	(121)
金华二三事	(127)
陆羽茶山寺	(140)
“人道是周郎赤壁”	(147)
东交民巷	(154)
东安市场	(158)
八大胡同	(163)

天桥	(167)
琉璃厂	(171)
小站怀古	(176)
长城、天下第一关	(179)
宁古塔、尚阳堡	(187)
东北行记	(195)
北京的老报人	(231)
北京的老文人	(235)
颐和园一夕谈	(239)
从一角看世界	(244)

五、纪传、回忆

我的自剖	(251)
------	-------

金华佬	(257)
我的童年	(264)
先父梦岐先生	(270)
我的母亲	(276)
在上海生根	(281)
我做了教授	(288)
明远楼前	(294)
我们的校长	(301)
我们的教师	(308)
前四金刚	(315)
后四金刚	(321)
从夏丏尊先生说起	(328)
《背影》作者朱自清	(334)
白屋诗人刘大白	(343)

诗人汪静之	(351)
补说汪诗人	(357)
也谈郁达夫	(360)
“余致力”	(367)
《世说新语》中人物	(373)
楚狂老人陈子展	(379)
一个刘姥姥的话	(386)
和平老人邵力子	(393)
鲁迅与我	(400)
我与鲁迅	(406)
胡适与鲁迅	(413)
王国维与郭沫若	(421)
章太炎与周作人	(424)
关于章太炎先生的回忆	(429)

记梅兰芳	(433)
“大众语”运动	(439)
望平街巡礼	(447)
《申报·自由谈》	(454)
上海丁记	(461)

六、书话、序跋、其它

颜李学派之读书论	(469)
书的故事	(477)
书的命运	(481)
《西厢》话	(485)
苦茶	(488)
《平屋杂文》	(490)

《近代的恋爱观》	(494)
《性心理学》	(499)
《文明与野蛮》	(504)
《坦克的故事》	(508)
《灰色马》	(514)
《雪莱传》	(518)
《浮生六记》	(523)
《李师师》	(527)
《雅舍小品》	(531)
《红楼梦人物论》	(533)
李宗吾	(535)
房龙的故事	(539)
《读书三昧》	(545)
《笔端》前记	(551)

《文思》前记	(553)
《大江南线》前记	(555)
《鱼龙集》前记	(558)
《文坛五十年》前词	(562)
《山水·思想·人物》前记	(565)
《北行小语》前词	(567)
—从“客里空”说起	
《蒋嘏六十年》跋尾	(575)
—昭告于先父梦岐先生之灵前	
《国学十二讲》后记	(580)
《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总序	(583)
北行小简	
寄云——飞向北京	(592)
与李微尘先生书——一个自由主	

主义的看法	(596)
与曾心影先生书—本行的外行 话	(600)
与周岂明先生书—鲁迅逝世二 十年纪念	(603)
致费彝民函一件	(607)
致鲍耀明函二件	(609)
家书一封	(611)
附录	
曹聚仁编著目录	(615)

四

游记、通讯

《万里行记》前记

许多读者来信，说是羡慕我的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都是人生的快事；可是这话也得保留着一半，许多“快事”，只是在回忆中这么说，至于在现实中，也是苦多乐少，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快意的。我的老师刘延陵先生曾替《思痛录》作序，他说，思痛正如身经百战的老将，抚着身上的创痕，英气勃勃，依然想跃马上沙场去。我的“行万里路”，大部分都在那八年抗战中奔驰往来的；有时快活如神仙，有时饥渴交迫，还得在泥浆中打滚；有时走得脚肿跟破，几乎要倒下去了；可是，后有追兵，还得赶一站才憩得脚；这对于人生经验是一种体会，若说是乐事，也不见得。我的《万里行记》，也只是把我自己的感受说给朋友们听听就是了。

我的书房生活，到了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突然改变了。（以往十多年间的教授与图书馆工作，都丰富了我的史地知识，对于后来工作颇有帮助。）一改变，便是战地记者工作，如一些朋友所看到的，穿了军服，斜皮带，事实上也有手枪挂着的。说起来，战地记者也正是富有刺激的生活，

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个特殊的机会，让我一个人独占了东战场右翼的军事新闻，便是留居四行仓库那两个月。但是，朋友们并不知道我心目中所羡慕的是谁？只有珂云，她知道我一心一意要到西北极边去，如瑞典考古探险家斯文赫定那样作亚洲腹地的旅行。我们几乎达成了这一心愿，那时，已经到了洛阳，想出潼关到了西安，再作第二步打算。不意珂云在洛阳病下来了，出不了潼关，仍回武汉去。不过，那是盛世才主新疆时期，也许会如赵丹一样，几乎回不了玉门关的。一九四三年春天，一位朋友已经内定为新疆主席，我又有到迪化去的机会，而且，我们已经到了重庆；那知一夜之中，这一决定又完全改变了，我就做不了斯文赫定的梦，一生出不了玉门关呢！前几年，我再三报道北大荒的美丽远景，香港的阿Q论客们，讽刺我只说不做，为什么不到北大荒去？他们不知道我多么羡慕鸟居龙藏的东北亚洲的旅行，假使我有机会到北大荒，一定把满文、蒙文学起来，也和鸟居一样作一回考古的巡游。当然，战地旅行也和考古、探险一样多姿多彩，但人生各有梦想，不到西北、东北的边疆去，在我一生，总觉得不满足的。（读者诸君，有人羡慕我的战地生活，也是心同此理）。

要说考古探险生活，真的值得羡慕吗？在现实圈子中，那真苦不堪言。别的不说，单说一八九五年二月中旬，斯文赫定他们从疏勒到达克拉、马康沙漠古城那一回的事。（这古城已埋在沙堆里，但在塔、墙和房屋颓垣中，还到处散留着金银宝物云云。）他们动身时，他和白××以外，还有三个工役，

带了八只骆驼，四只铁水桶，六只羊皮囊（装满了四百五十五个“立特”的水）以及在沙漠里给骆驼吃的胡麻油，各种粮食，如面粉、蜂蜜、干菜、粉条之类，铲子、厨房用的瓦罐。他们还补充了食物：两袋新烤的面包，三只羊，十只母鸡和一只公鸡，计划着供给二十五天吃用。结果，他们于四月十日动身时，一位送行的老人就说：“他们永不会回来了！”结果，几乎完全应了他的预言了。到了第二十天，起初是骆驼倒毙，一只挨着一只，然后就轮到他们自己了。那时，他们每天还可分到两杯水，后来连半杯水都分不到了。他们接着在沙堆中爬行，赫定幸而在最后一天得救了。（再过一天，他也活不成了。）所谓“得救”，是说他幸而爬到一个水潭边，喝饱了一肚子水，总算活过来了。他们的旅行队，也就那么解体了，他的最重要的若干旅行必需品，也都丢掉了。他还过了差不多一个月的鲁滨逊生活呢！

如斯文赫定那样从死亡边缘捞回自己的生命，我们读他的回忆录，有如看了冒生死决斗的西部片，够刺激极了。可是，你自己有趣味去这么冒险吗？我相信许多朋友就会迟疑不决，不想这么冒险了。至于我们在战地工作，大义所在，有如在前线作战的士兵，管不了危险不危险的；我也知道“坐不垂堂”的“千金之子”，未必肯冒这样的险的。

斯文赫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有我的一位读者设下如次的问题，则我并不奇怪：‘你使你的生命，仆人和骆驼的生命以及整个的行装，冒这样很大的危险，横渡无水沙漠的长途，这有多大意义呢？’我的回答是：‘中亚细亚最好的地